

## 從〈結壇散食迴向發願文〉談起

### A Discussion From “The Jietan Sanshi Huixiang Fayuan Wen”

王三慶 Wang San-Ching

國立成功大學名譽教授

Emeritus Professor,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E-mail : wangsanching1@gmail.com

#### 【摘要 Abstract】

本篇藉由國家圖書館典藏之敦煌卷子第 08953 號（新編臺 134 號 A）〈結壇散食迴向發願文〉一卷的整理回顧談起，說明文獻的公布對於學術研究上的貢獻。然後對其形式與內容加以探討，一方面分析本篇凡有結壇、散食、迴向及發願等幾個段落，也說明在法會儀式中的意義；另一方面也蒐羅敦煌寫卷相關涉的文獻，考辨這些卷子的類別及在佛教史上蛛絲馬跡的些微轉變。再者，由於這類法會從官方到民間密集的舉行，致使一些高僧大德每常編輯這類可以隨時應用的文式範本，供給釋道宗門等教內的人寫錄或學習；並且在執行各種齋懺法會時，就可立刻從自己的工具箱裡拿出合適當下人、地、時、事、物的套格文式，在臨將舉行的大會上宣讀套用。也因如此，處在密集舉行法會的隋唐時代，僧道們除了盡力完成一己的職責與增強庶民百姓的堅實信仰外，更可從中得到豐厚的齋懺酬報。這等結果，對於民間教育或寺廟經濟，無疑都產生了相當深遠的影響，以至於今日仍然常見於臺灣或東亞社會的各個角落。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Jietan sanshi huixiang fayuan wen” (The Written Vow of Binding the Altar, Distributing Food, Transferring Merit, and Giving Rise to Prayers), collected by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he special collection number is no.08953 (newly edited as Tai 134A). It states that the publishing of the literature facilitates academic study. The article also explores its form and content, analyzes the paragraphs about binding the altar, distributing food, transferring merit, and giving rise

to prayers, and specifies its meaning in the Dharma assemblies. On the other hand, the article collects related literature about the Dunhuang manuscripts and aims to research the categories of these scrolls and their transitions in Buddhist history.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official and social Dharma assemblies were held intensively, many eminent monks often edited the article template, which could be applied on demand and could be copied or studied by the people of Buddhism and Taoism. Besides, they can use the sufficient template immediately from their toolbox for the Dharma assemblies. In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when the assemblies were held intensively, monks made efforts and took their responsibility to strengthen people's beliefs, and they received feast gifts and rewards. These result in very profound influence on civil education or religious economy, even in Taiwan or Eastern Asia nowadays.

### 【關鍵詞 Keywords】

敦煌卷子、法會

Dunhuang Scrolls; Dharma Assemblies

## 一、前言

國家圖書館典藏的敦煌寫卷在王重民（1903～1975）編輯的《敦煌遺書總目·四、敦煌遺書散錄》部分：曾經入列於「1. 前中央圖書館藏卷目」中，總共公佈了六六號卷子。<sup>1</sup> 後來續有增加，以迄於民國三十七（1948）年，播遷來臺前夕所草就之長編，已經錄有：「敦煌寫經一五三卷」<sup>2</sup>（實含日本古寫卷），並且隨著時局的變化，館裡的貴重圖書也被轉移到臺北，而於民國四十五年編入「中央圖書館甲庫善本書目錄」甲編<sup>3</sup>。五十六年，中央圖書館又因奉令保管前東北大學及自美運回而代管之珍本圖書，而有《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增訂本》<sup>4</sup>一書，除了善本圖書的增

<sup>1</sup> 王重民編，《敦煌遺書總目索引·四、敦煌遺書散錄》（源流印刷事業有限公司，1982年影本），第314～315頁。

<sup>2</sup> 中央圖書館特藏組編，《國家圖書館善本書目·原序（蔣復璁）》（臺北市：中央圖書館，1967年出版，1986增訂二版皆附有蔣氏原序）共4冊，所著錄共146號，間雜三號四件的日本古寫經。

<sup>3</sup> 中央圖書館特藏組編，《國家圖書館善本書目·甲編》（臺北市：中央圖書館，1956年出版）。

<sup>4</sup> 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臺北市：國家圖書館，1998年出版），共十六冊。

加外，亦增錄批校、評論、增補、刪定、版刻地點和年代等諸項的著錄，然而未見新的敦煌寫卷入館，不過已經初步把日本的古寫卷在目錄中標註，加以分辨。<sup>5</sup>

民國五十七年夏，潘師石禪（1908～2003）自香江回臺探視母病期間，亦嘗入館閱覽圖書，於是按圖索驥，撰寫了館藏敦煌寫卷敘錄題記，凡有一四六號。<sup>6</sup>翌年三至四月，牧田諦亮（1912～2011）因有臺灣佛教調查之行，特地造訪國家圖書館，順利閱讀了敦煌經卷，撰寫了〈台北中央書館敦煌〉一文<sup>7</sup>；接著石田幹之助（1891～1974）也有〈台北書館所藏敦煌古鈔目〉的讀後札記<sup>8</sup>，足見日本學術情報的快速反應。民國六十三年，潘先生首在香港成立新亞研究所敦煌學會，創辦國內外第一份敦煌文獻研究的專門刊物—《敦煌學》輯刊，匯集學界有關此方研究的新論文，因有感於陳寅恪《敦煌劫餘錄·序》中之嘆，而全以漢聲姿態刊行。隨後來臺執教於華岡，第二輯收錄的篇章，除了冉雲華先生論文外<sup>9</sup>，概以關涉中央圖書館敦煌經卷的研究篇章彙集成書，縱使收錄牧田和石田的研究是外文著作，也特請邱燦鏞和楊鍾基加以翻譯成中文；又把自己所作的前稿題記重新給予修訂改寫，另由吳其昱先生（1915～2011）針對館中收藏的四卷蕃文佛經寫本進行第一次的考訂<sup>10</sup>。基本上，這次的專輯除了踐行漢聲論文的宗旨外，更希望引領國內學界目光能夠擴展到漢字之外胡漢交融相關文物的研究領域。翌年，石門圖書公司又據潘師敦煌卷子題記的編次將館中藏卷予以照相製版<sup>11</sup>。也因題記的撰寫及圖版的公開發行，民國七十四年，圖書館「漢學研究資料及服務中心」便在國內舉辦第一屆「敦煌學國際研討會」，而賓州大學梅維恆（Victor H. Mair）即援用了潘先生《敦煌變文集新書》<sup>12</sup>所收錄第三十二編號

<sup>5</sup> 增訂二版轉錄《國家圖書館善本書目·原序（蔣復璁）》中已有說明，而潘先生在考察這批文獻的來歷時也說：「詢之館長屈翼鵬教授暨前館長蔣慰堂先生，知多為抗戰時及勝利後，購自李木齋之女暨葉譽虎所藏。」又參見國家圖書館編，《敦煌卷子》（台北市：聯經，2021年12月初版）曾淑賢館長〈序〉文亦有較詳細的說明。此外，方廣錫的《敦煌卷子·後記》中也對李木齋暨葉譽虎二人作了一些補充。又《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都有蛛絲馬跡的零星紀錄。關於這段期間館方收購圖書的情況，館方正根據館藏史料進行資料整理中。

<sup>6</sup> 潘重規，〈國立中央圖書館所藏敦煌卷子題記〉，《新亞學術年刊》第八卷第二期（1968年9月），第321～387頁；又經改寫後，轉載於《敦煌學》（1975年12月）第二輯，第1～54頁。

<sup>7</sup> 牧田諦亮著，〈臺北中央圖書館之敦煌經〉，原刊於《印度學佛教學研究》卷18第二號（1970年03月）；楊鍾基譯，《敦煌學》第二輯，第74～79頁。

<sup>8</sup> 石田幹之助撰，〈臺北圖書館所藏敦煌古鈔目錄〉，原刊於《東方學》第41（1971年03月）；邱燦鏞譯，《敦煌學》第二輯，第70～73頁。

<sup>9</sup> 冉雲華，〈惠超「往五天竺國傳」中天竺國新箋考〉，《敦煌學》第二輯，第80～100頁。

<sup>10</sup> 吳其昱著，〈臺北中央圖書館藏敦煌蕃文寫本佛經四卷考〉，《敦煌學》第二輯，第56～69頁。

<sup>11</sup> 《敦煌卷子》，石門圖書公司影印初版，共六冊，1976年11月。

<sup>12</sup> 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原由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於1983年07月印行上冊，1984年01月印行下冊；其後再由文津出版社影印彙集成一冊，1994年12月初版）。

擬名的〈孟蘭盆經講經文〉討論講經變文的體制問題。<sup>13</sup> 隨著館方因代管自美移回的善本書及東北大學藏書，又把原善本書目增訂了二版。也進行了一連串的宏偉工作，舉如善本書志序跋的標點、選錄和出版，也編纂了《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sup>14</sup>，其中〈子部·釋家類〉幾乎囊括了所有的敦煌卷子。至於佛學界也有《國家圖書館善本佛典》的數位化計畫，把〈結壇散食迴向發願文〉一卷編列在第 54 冊 (D54)，並將成果收入 CBETA (2016) 的數位版中。<sup>15</sup> 日本學者土肥義和則據石門公司出版的《敦煌卷子》輯錄高員友等人名入於《八世紀末期～十一世紀初期燉煌氏族人名集成》<sup>16</sup> 一書。可見館方資料及藏卷的公佈，學者得以利用，做出了不少的成果，發揮典藏單位的應有功能，嘉益學界匪淺。

民國九十年，館方聘請自故宮退休的國寶級修復大師林茂生師傅 (1936～2018) 來館修復<sup>17</sup> 古書卷，近年又請方廣錫教授予以重新編目，撰寫〈敘錄〉，將一四九個主編號的敦煌遺書和日本古寫卷共賦予一七〇個文物號，再由聯經公司予以出版，並於今年三月十九日在國家圖書館藝文中心三樓舉辦新書發表會；如今打鐵趁熱，又接連辦了一場「敦煌論壇」，筆者有幸獲邀，得以敬陪末座，故特地針對館藏書號：08953、登記號：04775，首題〈結壇散食迴向發願文一卷〉談起這個卷子所關涉的問題。

## 二、本卷的書志問題

潘先生撰寫的〈國立中央圖書館所藏敦煌卷子題記〉初稿是根據館藏編號逐條寫作，其後重新增補改寫，將此卷編次列為第 136 號，如今因為原編次第 37 (登記號

<sup>13</sup> Victor H. Mair, ORAL AND WRITTEN ASPECTS OF CHINESE SUTRA LECTURES (CHING-CHING-WEN), 《漢學研究》第四卷第二期 (總號第 8 號《敦煌學國際研討會論文專號》), (漢學研究資料及服務中心, 1986 年 12 月), 第 315 頁。

<sup>14</sup> 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 《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台北市: 國家圖書館, 民 87、1998 年版)〈子部三·釋家類〉, 第 143～183 頁。

<sup>15</sup> 按此乃國科會「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下由釋惠敏等提出「台北版電子佛典集成之研究與建構」計畫, 並獲得贊助之研究成果。

<sup>16</sup> 土肥義和, 《八世紀末期～十一世紀初期燉煌氏族人名集成》(汲古書院, 2015 年 2 月) 第 05295、05540、05541、05542 則等。

<sup>17</sup> 又這部分根據莊惠茹女士的說明:「在民國 90 年 (2001) 的時候, 館方聘請了當年於故宮退休的國寶級修復大師林茂生師傅 (1936～2018) 來館修復敦煌卷子, 師傅那時候的作法, 是把殘卷都托裱。並把從原件背後揭下來的古代裱補紙, 也一併托裱, 以利收存典藏。」

08706)、39 (08708) 兩號，已被判定為日本古寫卷<sup>18</sup>，故在抽離這兩個號次後，方教授重新賦予的編號為臺 134A，然而因應林師傅修補後新揭出的一些變化，故增出 134B、134C1、134C2 等三個子編號。在未修復之前，潘先生的新修題記是如此的說明：

【一三六】第二冊第七〇一頁第五行

004775 雜疏文 不著撰人，唐人寫卷子本。

白紙粗糙，四紙，首葉損缺，字草率，無四界。有朱筆圈點。第一行題「結壇散食迴向發願文」

規案：此蓋唐末以後人所錄。

總目著錄：「0045 雜疏文一卷，不著撰人，唐人寫卷子本，無頭尾。」當即此卷。<sup>19</sup>

說明此卷在王重民《敦煌遺書總目索引》著錄的 66 個卷號中已經著錄，是較早館藏的敦煌文獻。至於《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所做的紀錄則約略如下：

【結壇散食迴向發願文一卷一卷】

唐人寫卷子本 08953

不著撰人。

每紙全幅 30.3\*41 公分，行約二十二字，凡存四紙八十七行。

首殘破，邊緣破損，首行首句「結壇散食迴向發願文」當為此卷之標題，此從經文內容可證。是卷書法草率，有朱筆句點，審其紙質字體行款，似為唐末或五代寫本。<sup>20</sup>

這是民國八十七年（1998），林茂生師傅未進行修補之前，郭啟傳撰寫的文稿時所見仍存四紙。如今經過修補後，方教授是作如此的敘錄：

臺 134 號 A 〈結壇散食迴向發願文〉

<sup>18</sup> 後者潘先生已經在《敦煌學》第二輯的新稿中改訂說明云：「第十三紙『及餘一切菩提分法皆悉』以下三行挖補，有朱筆校字。且有日文注音，如十五紙菴字旁注，殖字旁注，溉字旁注，視字旁注，不可設施名姓有異旁注波羅波多本。吳其昱先生曰：『文中既有日文注音，疑非敦煌所出，似為日本古抄本。』參《大正藏》第七卷波若部，二二〇號，六八三頁下～六八九頁中一四行。」故《國家圖書館善本書目》在 1986 的增訂二版中便分別註明：「日本古寫卷子本」（683、684 頁）。至於改動原因《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子部三·釋家類》第 154 頁右欄～155 頁左欄，撰錄者林偉洲都有較詳細的推斷和說明。

<sup>19</sup> 《敦煌學》第二輯，第 52 頁。

<sup>20</sup> 〈子部三·釋家類〉，第 221 頁右欄。

本遺書卷軸裝，首全尾全。卷首上下有殘缺，卷面多油污。第五紙係後補，無硃筆標點。係先黏後寫，字寫在接縫處。硃筆點處有殘洞，疑為硃筆所用顏料腐蝕所致。現存 188.7 釐米，高 31 釐米；6 紙；共 87 行，行字不等。每紙長度、抄寫行數如下：

01：04.4，00；02：45.2，22；03：44.2，23；04：43.5，21；

05：42.6，21；06：08.8，00。

本遺書所抄為《結壇散食迴向發願文》，作者不詳。未為歷代大藏經所收。有首題「結壇散食迴向發願文」。

今錄文如下：(略)<sup>21</sup>

錄文之後還有一些補充說明，下文再繼續陳述。此外，另增編了三號，也有較詳細的說明與錄文，這裡只能摘要錄寫如下：

臺 134 號 B〈尚善住等名錄〉(擬)

「本文獻與臺 134 號 C1 筆跡相同，原來是否同一個文獻，尚需研究。但現在斷為兩個殘片，不能綴接；考察其文字，亦難以拼合。故著錄為二個文獻。…本遺書前此未曾公布過圖版。

本件係從臺 134 號 A 背面揭下的古代裱補紙，現與臺 134 號 C1 黏貼在同一紙上。  
(潘目 108 號，書號 8953。)<sup>22</sup>

臺 134 號 C1〈捉磴人高員友契〉(擬)

本遺書…兩道契約文書均與高員友有關，故抄寫在同一張紙上。今為便於分析，按照體例著錄為 2 個文獻：(略)

本遺書被剪為上下兩段，一段高 18.6 釐米，為臺 134 號 A 背面的古代裱補紙；一段高 6.1 釐米，亦用作某號背面裱補紙，具體從哪一號揭下，因缺少記載，有待查證。現代揭下修整後，將兩者綴接，黏貼在一紙上。故今合編為 1 號。本遺書所抄文獻與臺 134 號 B 是否同一個文獻，尚需研究。參見臺 134 號 B 說明。…  
(潘目 108 號，書號 8953。)<sup>23</sup>

<sup>21</sup> 《敦煌卷子·敘錄》(聯經版)第 186～191 頁。

<sup>22</sup> 《敦煌卷子·敘錄》(聯經版)第 191～192 頁。三慶案：潘目 108 未錄此片，乃為修補之後自 134A 卷背析出。

<sup>23</sup> 《敦煌卷子·敘錄》(聯經版)第 192～193 頁。

臺 134 號 C2 〈癸丑年正月廿三日捉磓戶高員友欠據〉(擬)

…(略)本遺書公布圖版，可見：《石門》，6/1059A。

本件係從臺 134 號 A 背面揭下的古代裱補紙，現與臺 134 號 B 黏貼在同一紙上。<sup>24</sup>

然而以上這三號的敘錄需待澄清：一是潘師新舊兩文對於 108 號次的敘錄除了《觀音經》的部分稍有調整文字外，內容一直沒有改變，而且僅有：「襯裱紙借券，署時者有癸丑年正月廿二日。」這句說明涉及<sup>25</sup>；而石門公司出版的《敦煌卷子》這個戶首殘片也還掛在卷前；所以林偉洲撰寫本則時因為這些殘片還未揭出，只能涉及卷子的主體部分。<sup>26</sup>直到林師傅修補 108 號(臺 106)時，才揭出護首殘片，即臺 134 號 C1C2 上半部的大殘片；等到修補臺 134 號 A 時，又揭出了臺 134 號 B 及 C1C2 的下半部這兩個小殘片，發覺與前修的臺 106 號的護首殘片應該是同一文件，於是又把臺 106 號護首殘片調出，給予綴合為一。這就是方廣錫教授敘錄中說的：

庫存本號中除臺 106 號外，另有一紙，上面黏貼古代裱補紙 2 張，並用鉛筆標注：「08953，補卷子背後之原紙。」故知這兩張古代裱補紙乃從臺 134 號 A 背面揭下。今編為臺 134 號 B、臺 134 號 C。參見臺 134 號中 A、B、C1、C2。<sup>27</sup>

其實，敦煌文獻從 17 號洞窟被搬離的一刻開始，現場既遭破壞，文物搬動的過程不斷的受到損傷，以至於要復原過去的歷史時空狀態倍加困難。而各國對文獻編目時勿論入館登錄，或據內容性質編號，一旦完成，縱使後來保管或整理文獻，務必盡量保留可以復原的紀錄，甚至雖將小殘片與大殘片綴合，仍然保有各自的新編號，而歸屬時也應盡量併合於大殘片中。因此，將護首的大殘片併合於兩個小殘片中賦予編號已經有待商榷，加上這些敘錄也沒有說清楚，更加容易引起讀者誤會。

### 三、本卷的整理及運用問題

#### (一) 三個殘片的整理運用

日本學者土肥義合在《八世紀末期～十一世紀初期燉煌氏族人名集成》一書，

<sup>24</sup> 《敦煌卷子·敘錄》(聯經版)第 193～194 頁。

<sup>25</sup> 參見《新亞學報》第 366 頁或《敦煌學》第二輯第 40 頁。

<sup>26</sup> 《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子部三·釋家類》，第 182 頁。

<sup>27</sup> 《敦煌卷子·敘錄》(聯經版)第 193～194 頁。

根據石門出版的 108 號所見的護首殘片，輯出一些人名，但是都僅錄未曾修補之前公布的上半部文字（即臺 134 號 C1C2）。如今既已析出臺 134 號 B 與 C1C2 的下半部，C1C2 上下半部經過綴合為臺 134C，然後依據 BC 兩個內容，便多出了好幾個人的全名，甚至其所處的時代與人物關係也都可以據此更進一步的推敲。如從臺 134 號 B 可以輯錄出：閻文通、尚善住、汜□□、曹義售等人名。閻文通除了見此殘片外，又見於 BD04400V 張留德、索文文等祭師兄文。另外 C1C2 合成 C 之後，則有捉磴戶高員友寫、其兄高員定作為見證人所立的借據，以及壬子年周年沿磴諸處及矜局席外欠麥碩壹，並在員友身上，限日便需填還充用，口承保證人則是其姪兒高保德，三人應屬同一家族。如果再進一步的查核 BD05315V（光 15）則有「高兵馬使保德」、S.04129 社司轉帖中也有高保昇，P.2032V 淨土寺粟利閏入曆、莫高窟第 339 窟供養人題記西壁更有房弟衙前正（兵？）馬使知糧倉曹廣使郡高保定；另有高員慶、高員子、高員住、高員信、高員富、高員粉、高員祐、高員郎等，也都與高員友幾乎同一時間。<sup>28</sup> 這批高氏或員字輩的排行雖然無法確認是否同一家族，但都生活在十世紀前期或中期，有的還是管糧或掛著兵馬使的職位，更可看出其間關係應該十分的密切，對於考察這時段的歷史或社會活動也會有些價值存焉。

## （二）文字整理的商榷之研究成果。佛教界根據

國科會鼓勵學界運用科技，建立國家型的數位典藏，立意良善；而釋惠敏等提出「台北版電子佛典集成之研究與建構」計畫，並獲得贊助，將國內館藏未經刊行的佛典，給予數位化，以作一般推廣與學界應用，此等犧牲奉獻精神與割肉餵鷹、捨身飼虎無異。因此，本卷在《國家圖書館善本佛典》數位化的計畫下，編列為第 54 冊（D54），並經過現代化的整理，重新標點斷句，成果收入 CBETA（2016）中，的確值得嘉許。唯一可惜的是文字的寫定與斷句存有不少可資商榷處，以至於方廣錫教授不得不再予重新錄寫，並根據 S.03427 號寫卷之 2 進行校對，終使文字精審不少。可是不免留有需待斟酌處，其所以然者，《敦煌卷子·敘錄》原就館內典藏全部敦煌寫卷而作，並非針對個別卷號深入的整理，因此雖然根據 S.03427 之二進行補校，也只能提到「敦煌遺書中存有多種《結壇散食迴向發願文》」，卻未悉數利用。

<sup>28</sup> 土肥義和，《八世紀末期～十一世紀初期敦煌氏族人名集成》，第 73 頁 01834 則；第 213 頁 05503～05505 則；205 頁 05289～05298 則等，皆可讓我們更進一步的追索考訂，復原當日的時空狀態。



事實上，他的高足侯冲教授也整理過《金剛峻經金剛頂一切如來深妙秘密金剛界大三昧耶修行四十二種壇法經作用威儀法則 大毘盧遮那佛金剛心地法門密法戒壇法儀則》，並且在卷一提到幾個寫卷：

(3) 北敦 02301 號背、斯 2316 號背 + 北敦 02431 號背、北敦 06329 號背、斯 2144 號背。

上述 5 號均抄寫於前人寫經的背面，就內容和字體進行比較排列後可以看出它們屬於同一寫本，除斯 2316 號背 + 北敦 02431 號背可以綴接外，其餘寫卷因有殘缺，無法綴接。其中北敦 02301 號背抄寫卷一後部分與卷二前部分。斯 2316 號背與北敦 02431 號背綴接後的存文相當於從卷二的後部分到卷三之末尾。北敦 06329 號背首尾均殘，所抄為卷四中部文字。斯 2316 號背所抄則為卷四的後部分，並附有《結壇散食迴向發願文》。<sup>29</sup>

這段文章發表的時候是經過方教授的修改審訂，並且刊行在《藏外佛教》第十一輯，可是卻未在此利用，有失可惜。尤其整理時曾經提過的斯 2144 號背底本即錄有《結壇散食迴向發願文》及幾個的校本卷子，如：

甲本：北敦 15147 號、甘博 015 號。乙本：北敦 02301 號背、斯 2316 號背 + 北敦 02431 號背、北敦 06329 號背、斯 2144 號背。丙本：北敦 05298 號。由於丙本與底本文字有一定差異，故僅擇丙本中可校者參校。（說明：北敦 05298 號僅用於對斯 2144 號背附《結壇散食迴向發願文》文字的校對。其他敦煌遺書雖有大體相同的文字，但因其不屬於法會壇法儀則系統，故不取作參校本。）<sup>30</sup>

也因如此，若能善加利用侯教授的研究成果及整理經驗，應可解決大半的問題。只是敦煌文獻在出土時，未經詳實的考古紀錄，之後又因流落四處，在沒有全面的公布及有計畫的整理考訂，致使許多問題至今仍然疑而未解，造成出土既過百年，從羅振玉、王國維、劉師培以迄於今日多少的學界菁英，前仆後繼，還是存有許多疑而未決，猶待探討與開拓的空間。

<sup>29</sup> 《藏外佛教》第十一輯（CBETA 2022.Q1, ZW11, no. 91, p. 19a1-10）

<sup>30</sup> 《藏外佛教》第十一輯（CBETA 2022.Q1, ZW11, no. 91, p. 21a10-20）

#### 四、〈結壇散食迴向發願文〉的形式與內容

本篇就形式而言，既然題名〈結壇散食迴向發願文〉，則不得不稍加解釋其名義。所謂結是以線繩編織成連接聚合狀，《文選·張衡〈東京賦〉》云：「結雲閣，冠南山。」薛綜注曰：「結，連也。」<sup>31</sup>而晉·陶潛詩〈飲酒〉之五云：「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sup>32</sup>則是建造構築之意。至於壇乃古代祭祀天地，或朝會盟誓，或者封壇拜將時聚合處，常用土石築成高臺。《書·金縢》云：「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壇。為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孔傳：「壇，築土。」<sup>33</sup>《尚書大傳》卷一：「維元祀，巡守四嶽八伯，壇四奧，沈四海，封十有二山，兆十有二州。」<sup>34</sup>顯然這都有築土成壇，祭祀四嶽四海十二山洲神靈的描述。

蓋古今中外，凡是重要的典禮必在特殊或神聖的場所舉行，也是凡聖人神共同聚會的特定處所。從漢時「靈帝（168～189）置華蓋於濯龍，設壇場而為禮。」以迄後來僧道舉辦祈禱的法事儀式，莫不聚會於壇所。至於宗教上的所謂迴向則是將自己的功德，轉向眾生和佛果。《庾子山集》云：「歸心遊太極，向入無名。」倪璠纂註曰：

…《淮南子》曰：「引類於太極之上」。高誘曰：「太極，天地始形之時也。」《維摩詰經》曰：「志當安住，方便迴向。」又云：「無名無相」。僧肇曰：「迴彼雜行，向于一乘，此迴向心也。」《老子》曰：「無名萬物之始」。<sup>35</sup>

「發願」則是普度眾生的廣大願心，後來泛指許下願心。《妙法蓮華經·提婆達多品第十二》云：「於多劫中常作國王，發願求於無上菩提，心不退轉。」<sup>36</sup>唐·白居易撰，〈香山寺新修經藏堂記〉云：「先是，樂天發願修香山寺，既就，迨今七八年。」<sup>37</sup>

<sup>31</sup> 昭明太子，《文選》（石門圖書公司，1976年01月）卷第三，第51頁下左欄。

<sup>32</sup> 陶潛，《陶淵明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三·〈飲酒〉二十首其五。

<sup>33</sup>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等正義，《書·金縢》（台北：藝文印書館印，十三經注疏本，1973年05月5版）第185頁下左欄。

<sup>34</sup> 《尚書大傳》（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一。

<sup>35</sup> 北周·庾信撰，錢唐倪璠纂註，《庾子山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五，〈道士步虛詞〉十首。

<sup>36</sup> 《大正藏》第九卷，第34頁中欄。（CBETA 2019.Q3, T09, no. 262, p. 34b25-26）

<sup>37</sup> 唐·白居易撰，〈香山寺新修經藏堂記〉，《白氏長慶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七十一。

故就整篇題目之名義而言，這是一種法會儀式的相關文字，由施主在特定地點備辦一些供養的香花果品和食物，由僧人及參與者念經誦咒，奉請諸佛菩薩和眾神祇，能降臨法壇，見證其誠心。再者，儀式舉行的過程中，不斷的透過主持法會僧人代替施主的高聲宣讀，希望天上諸佛菩薩及地方雜眾神鬼等，能夠接受施主豐盛的供養，聆聽施主小小的願望。由於施主遇到了個人無法解決的困難，以及想要祈求的些許願望，特地舉行三日三夜或七日七夜的法會，散食給眾佛菩薩及四方神鬼，希望藉此儀式使祂們能夠感念施主的功德，然後讓高高興興的離去，殃隨著消靡，也迴向給自己的親友及諸大眾等。根據隋·智通（？605～653？）奉制譯造的《觀自在菩薩隨心經》云：

又法：疫氣流行時，城邑四遠皆病者，隨得一處作壇場，四畔各量一箭地，於夜中作。白日三度散食，夜亦用白汁柴然火，呪牛乳一遍，一擲火中燒之。如是滿一千八遍，到疫病者邊悉除皆差。若能運心周普，使一國界地蒙恩。<sup>38</sup>

毫無疑問，這是一種祈福消災法會，從早期的巫術到後來的宗教，為了解決人類心靈上和外在環境所遇到的困難問題，或者祈求自己所思所想的願望能夠得以實現，只好訴求於宗教儀式，請鬼神幫忙消災解厄，或祈福求財。所以這類的作品誠如方教授所說：「敦煌遺書中存有多種」，而侯也列明了八種相關的卷號，並云：「其他敦煌遺書雖有大體相同的文字，但因其不屬於法會壇法儀則系統，故不取作參校本。」然而這點因為涉及佛教法會的整體內容和形式，還需進行較深入廣泛的討論，非此短文所能觸及，這裡只能根據本卷題目及文中標題作為分段討論的依據。蓋本篇在法會儀式中至少包括四個母題，只是這些母題未必完全依次序進行，尤其最重要的發願文字是舉辦壇會最重要的目的，故一而再，再而三的強調。因此，這裡先以臺 134A 為基礎，勾勒出全文的分段結構如下（凡加單線或雙線處文字非本卷所有，而是它系異於本卷之文字）：

- （一）結壇、齋意：先就時、日、人奉請 A（三身佛）+B（東西南北、咒語）+C（過、現、未來下生彌勒佛、三世十方佛、齋意等）+D（六弟子菩薩、齋意）+E（過、現、未來十方三世佛）+F（十二部尊經、菩薩眾聖賢地上地前及得道沙門羅漢六通大聖等）來到壇場 +G 事（說明齋意：弟子先奉為國人社稷，穀農豐稔；

<sup>38</sup> 《大正藏》第廿卷，第 462 頁上欄。(CBETA 2022.Q1, T20, no. 1103a, p. 462a21-26)

先亡魂識，過往尊親，不值八難，無歷三塗。次奉己身延祥益壽，無災殃橫禍，順心圓滿)+H地(更啟請四方天王、上下雜神藥叉、四海五嶽、郭剛三危社神及地水火風等)+I事(說明齋願：因多違乖犯，恐禍患奔至，終於性命，特結壇燃燈，誦轉經，捨財散食，三日三夜或七日七夜，伏願如上聖靈尊師，賜大慈悲，請就道場，證明弟子捐盡所有，獻佛施僧，廣崇福品；敷壇安像，請僧轉經等功德、五悔、供養、請佛、飯食、鈴令、四天王、十方神、得自在、淨飯食、變食、甘露等真言、齋願。)又結壇散食迴向發願文。

- (二)散施供品：花果食物及發願：J(誦勸請發願，上起國人，下迄子孫及往生七祖，五穀六畜等，冤債休讎，災患罷散。然後師自擎盤取，再三發願，以印加持送出。)+K(第二盤食、日夜散食捨施眾諸神鬼、願三九橫遠離而成福)
- (三)迴向、發願：願眾冤家債主及各色鬼魂，聽施主所請，來詣道場，一一對佛法僧領受咒供，依如來教，聽諸佛經言。然後承此功德，早遇龍花，永離人間，莫生惱害。收盡弟子厶甲三九橫，遠送他方；滌除月厄年衰，轉禍為福。生生世世，長為善品枝羅；世世生生，永保門興人貴。冥官自在，記錄福因。照此一家，永安三代。

以上這類文獻非只一件，方廣鋁已用同系統的 S.03427R2 補校過，何況與本卷同一系統者還有 S.01147、S.05232 諸號。再者，S.03875 殘存「結壇文」的題目及部分文字，歸於總標題「諸雜齋文一本」下屬的一篇，而居此前篇的「啟請文」與〈結壇散食迴向發願文〉奉請諸佛菩薩、神鬼的文字沒有不同。也因如此，這類「啟請文」似乎可以獨立成篇，也可以與〈結壇散食迴向發願文〉的其他部分組合成一場完整的儀式。尤其具此同樣題目的 BD05598(夜 98 北 7677)置之於《施食及水軌儀一本》之後，而 S.02144V 也是常在《金剛峻經金剛頂一切如來深妙秘密金剛界大三昧耶修行四十二種壇法經作用威儀法則、大毘盧遮那佛金剛心地法門密法戒壇法儀則》的卷後出現，說明這些大同小異的文字可在不同的法會儀式中同時運用，並行不悖，因而才被收集在各類文本之中。換句話說，凡是各式的法會齋壇首要的程序必是奉請神佛降臨祭祀禮典的儀式現場，如此人神之間才有可能透過僧道或禮生的媒介，溝通自己的困難與所要祈求的願望。

又如 S.01147、S.01160、S.03427R2、S.05232 等與臺 134A 有著相同的複抄文字，但是其奉請神靈與 S.05589、P.3162R；S.3427V；S.2685V 等卷往往也有些許的異文，而「散食」、「第二盤食」和「迴向」等標題或內容或有或無，這些複雜情況並非簡

單文字可以描述。基本上，根據筆者整理敦煌的法會齋壇文獻，大致可以分為三大系統，除 S.02685（簡稱丙系）題作大廣智三藏口訣《乾元寺啟請文一本》、〈施餓鬼食并水真言印法〉這一系統外，另外以臺 134A、S.01147、S.01160、S.03427R2、S.05232 等卷和 S.05589 為甲系；而 BD05598 和 S.02144V 為乙系，甲乙二系之間存有不少的差異，而在自己一系內的隸屬寫卷也有自己的異文，這是寫本之間最常看到的情況，也是敦煌寫卷在雕版未曾盛行之前，非官方或經典文獻所常見的必然現象。

如就甲系文字來看，它的神靈系統雖較乙系簡略，但是在甲系中，臺 134A 等總比 S.05589 首題〈彌勒佛真言〉、〈毗沙門真言〉、再題《散食文一本》或 P.3162 奉請的神靈更為繁複，且在奉請諸佛菩薩之後，必說明結壇的齋意；接著又再奉請四天王及上下方神祇和地方山神社神，然後懺悔謝罪及說明一己的祈願。可是同系奉請的佛菩薩有的更少些，且無說明結壇齋意及祈願，卻多出了懺罪的〈五悔文〉，然後才有第二段相同的發願文及誦〈勸請發願文〉部分。此後甲系的兩個卷號都開始進行散食及第二盤食咒師自擊盤，再三發願後送出的儀式和發願，而 S.05589 在此之前有類似金剛及結壇、燃燈、誦咒、轉經、捨施、散食等七日七夜的禮梵，咒語則有供養香浮、請一切諸佛、飯食供養、鈴令供養、四天王、十方神、得自在、淨飯食、變食、甘露、得食等真言，並且伴隨著三篇共有的發願文，然後加持咒印送出，並又多出迴向、誦發遣、捨水真言等，才進入第二盤食。此後又多出五般供養、淨三業、變食、甘露及開咽喉、得食等六種真言，其中有的錄寫施咒語內容。最後才是迴向發願部份，直到終篇。這些咒語在臺 134A 裡雖然有了「咒師誦咒」的提示，卻都不見抄錄而被刻意的省略了。

至於乙系奉請佛菩薩或神鬼較甲系詳細，而且兼有雜神及夜叉鬼王等，一起來降道場，接受施主或太傅五日五夜結壇所供養的種種飲食，希望諸鬼神得食後，能夠往生淨土，永離鬼趣。散神食與了，次打斷鬼食，接著即是發願，S.02144V 至此結束。可是 BD05598 還有法師嘆淨盤口，說了幾句話，才以「敬禮常住三寶」作結。只是後面還有「又結壇散食迴向發願文」一行文字，是本篇的結束標題？還是提示另篇待抄的「結壇散食迴向發願文」，或者還要進行的儀式？若據 S.02144V 的首題來看，應該可以把它做為尾題認定吧！

## 五、本篇是套格應用文書的確認

本篇勿論是甲系還是乙系，都可以認定是法會齋壇中的儀軌文字，遠從早期部落的巫術或民俗，以迄國家的祭祀儀典，早就存在，且制度化了，宗教儀式不過加以改進運用而已，根據《魏書·釋老志》云：

太和十五年秋(491)，詔曰：「夫至道無形，虛寂為主。自有漢以後，置立壇祠，先朝以其至順可歸，用立寺宇。昔京城之內，居舍尚希。今者里宅櫛比，人神猥湊，非所以祇崇至法，清敬神道。可移於都南桑乾之陰，岳山之陽，永置其所。給戶五十，以供齋祀之用，仍名為崇虛寺。可召諸州隱士，員滿九十人。」遷洛移鄴，踵如故事。其道壇在南郊，方二百步，以正月七日、七月七日、十月十五日，壇主、道士、哥人一百六人，以行拜祠之禮。<sup>39</sup>

所以立壇祠以供齋祀之用，遷洛移鄴之後，仍立壇於南郊，於三長齋月日中行拜祠之禮。佛教東傳，所用儀式也有中國禮典制度化的走向，根據《歷代法寶記》記載云：

自教法東流三百年。前盡無事相法則。後因晉石勒時。佛圖澄弟子道安法師在襄陽。秦苻堅遙聞道安名。遂遣使伐襄陽取道安法師。秦帝重遇之。長安衣冠子弟詩賦諷誦皆依附學。不依道安法師。義不中難此是也。智辯聰俊。講造說章門。作僧尼軌範。佛法憲章。受戒法則。條為三例。一曰行香定坐。二曰常六時禮懺。三曰每月布薩悔過。事相威儀法事呪願讚歎等。出此道安法師。近代蜀僧嗣安法師。造齋文四卷。<sup>40</sup>

可見道安法師在佛教史上的貢獻。齊梁以後，盛行共樹無遮或水陸大會，濟度平等之齋也時有所聞，以至於「《法苑珠林》卷 42：「故梁武帝時，漢國大德英儒共請西域三藏纂集聖僧法用，翻出五卷。」<sup>41</sup> 用作齋法儀式。《續高僧傳》也有同樣一段文字可以證明：

<sup>39</sup> 《魏書·釋老志》(中華書局, 1959 年版), 第 3055 頁。

<sup>40</sup> 《大正藏》第五一卷, 第 182 頁下欄。《歷代法寶記》(CBETA 2019.Q3, T51, no. 2075, p. 182c17-26)

<sup>41</sup> 《大正藏》第五三卷, 第 611 頁上欄。(CBETA 2022.Q1, T53, no. 2122, p. 611a12-14)

天保年中（550～559），釋李二門交競優劣。屬道士陸修靜（406～477）妄加穿鑿，廣制齋儀，糜費極繁，意在王者遵奉。會梁武啟運，天監三年（504），下勅捨道，帝手制疏文極周盡。修靜不勝其憤，遂與門人及邊境亡命，叛入北齊。<sup>42</sup>

這個時間點有些矛盾，但是佛道競相舉行法會齋壇的儀式盛況由此可見。有唐一代，政府還特別規定民俗中的三元大節及皇帝生日、死後的忌日等，僧道都要設齋，男女道士及僧尼等皆需齊集齋所，供給金錢食物；另有不定期的散齋及民間私設的法壇齋會更是不計其數，以至於王通《文中子·周公篇》說：「齋戒修而梁國亡」<sup>43</sup>。唐太宗也說：「至若梁武窮心於釋氏，簡文銳意於法門，傾帑藏以給僧祇，殫人力以供塔廟。…子孫覆亡而不暇，社稷俄傾而為墟，報施之徵，何其謬也。」<sup>44</sup> 話雖如此，在自然災害，旱潦時見，疫癘橫行的科學不發達時代，主政者安撫生靈的方式，以及庶民避禍求福的心理上需求，設壇齋祭，撫慰民心 and 滿足個人的祈望，乃是不可避免。因此，從這時起，自然朝兩個方向發展，用以解決社會上的需求：

### （一）法會儀式的程式化

佛道的禮儀制度，從釋道安、慧遠、道宣、法照等已多所規定，所謂行禮如儀，有它前後一定的進程；然而語言文字的表達和情感的宣洩，必須隨著人時地事物恰如其分的呈現。雖然運用之道存乎一心，然而若有程式規格可以套用，更是如魚得水。若以今日所見這類應用文書的編輯當始於釋曇瑗，更多的實物則出現於敦煌文獻及日本訪華僧人攜回文物的紀錄中。這些各種不同場合可以套用的齋文程式文本，凡有單篇作書名的北 6851V《社齋文》壹本外，還薦 P.3444《諸雜齋表歎文》壹卷，存〈邑文、燈文〉；P.2915 中題《諸雜齋文》一卷，共錄 20 篇各式齋文；P.2820 中題《雜齋文》一卷，抄錄 24 篇不同齋文；P.3800 錄存五篇不同內容的《齋文》一卷；

<sup>42</sup>《續高僧傳》卷 23，《大正藏》第五十卷，第 625 頁上欄。又《廣弘明集》卷 4 云：「昔金陵道士陸修靜者，道門之望。在宋、齊兩代，祖述三張，弘衍二葛，郗張之士，封門受籙，遂妄加穿鑿，廣制齋儀，糜費極繁，意在王者遵奉。會梁祖啟運，下詔捨道，修靜不勝其憤，遂與門人及邊境亡命，叛入北齊。」（CBETA 2019.Q3, T52, no. 2103, p. 112c8-13）：《集古今佛道論衡》卷 1，北齊高祖文宣皇帝〈廢李老道法詔〉（《大正藏》第五十二卷，第 370 頁下欄。）所彙集陸修靜廣制齋儀之意同。《法苑珠林》卷 55：「至四月十八日，中書舍人臣任孝恭宣云：『能改迷入正，可謂是宿植勝因，宜加勇猛也。』」〈廢李老道法詔〉…。」所引文字異同（CBETA 2019.Q3, T53, no. 2122, p. 707b16-23）

<sup>43</sup>王通，《文中子》、《二十二子》（先知出版社影浙江書局本，1976 年 10 月）第十四冊，卷四〈周公篇〉，第 5 頁下。

<sup>44</sup>《舊唐書·蕭瑀傳》，（臺北、鼎文書局影中華書局標點本）卷 63，第 2403 頁。

S.3875 號「《諸雜齋文一本》等。

上述冠以「雜齋」之名的寫卷，說明它不全同於嚴格的僧齋，若再檢視內容，則是為世俗信眾舉辦各式齋會的應用文範為多，上至於國家規範之官齋活動，或不特定之散齋，更多的是個人禳災祈福，以及為往生七世父母追薦的孝道法會，更遠涉周邊的含靈生物，包括過去、現在、未來三世種種相關的事務，都要舉辦齋會，足見已與庶民百姓的生活密切結合，充分顯示了漢傳大乘佛教入世人間的精神。尤其根據 P.2940、P.2547 等 15 號以上寫卷整理成十大類別、八十多種可供程式應用的齋文專書「《齋琬文》一卷并序」就可看出當日齋文的編輯以及適用的一些端倪，其序文曰：

故乃遠代高德，先以刊制齊儀；庶陳獎道之規，奠啟津梁之軌，雖是詞驚擲地，辯架譚天，然載世事之未周，語俗緣而尚缺，致使來學者未受，童蒙外無繩准之規，內乏隨機之巧。擢令喝道，多卷舌於宏遂；推任宣揚，競緘脣於消架，豈直近招譏謗，抑亦遠墜玄□（風），猶沉聖跡之威光，缺生靈之企望者。

但緇林朽鐸，寂路輕埃，學闕未聞，才多不敏，輒以課抄螺累，偶木成狂簡斐然，裁為《歎佛文》一部，爰自宣揚聖德，終乎庇祐群靈。於中兼俗兼真，半文半質。耳目之所歷，竊形跡之所經，應有所祈者，並此詳載，總有八十餘條，撮一十等類。所則舊例，獻替前規，分上中下目，用傳來葉。其所有類號，勒之於左：

- 一、贊佛德：王宮誕質、踰城出家、轉妙法輪、示眾寂滅
- 二、慶皇猷：鼎祚遐隆、嘉祥薦祉、四夷奉命、五穀豐登
- 三、序臨官：刺史、長史、司馬、六曹、縣令、縣丞、主簿、縣尉、折衝、果毅、兵曹。
- 四、隅受職：文武。
- 五、酬慶願：僧尼、道士、女官
- 六、報行道：被使：東、西、南、北；征行：東、西、南、北
- 七、悼亡靈：僧尼：法師、律師、禪師；俗人：考妣、男、婦女。
- 八、述功德：造繡像、織成、鐫石、彩畫、雕檀、金銅、造幡、造經、造盒、造陳品、造浮圖、造炊輪、開講、散講、盂盆、造溫室。
- 九、賽祈讚：祈雨、賽雨、賽雪、滿月、生日、散學、閃字、藏鈎、散講、三長、平安、邑載、脫（媿）難、患差、受戒、賽戒、入宅。



十、祐諸德：放生、贖生、馬死、牛死、駝死、驢死、羊死、犬死、豬死。<sup>45</sup>

也因僧尼隨時都有主持或參與公私舉辦的各種齋會，一旦臨場受託，必須充分盡責，快速展現一己的職能和團隊合作的精神，不得不有此類作品的應時出現。儘管這樣的法會文章在《全唐文》中很少收錄，偶而也見錄於個人的文集，可是若從 P.3129 號「京右街副僧錄內殿三教首座光道大師賜紫仁貴撰《諸雜齋文》卷下」收錄了他為達官顯貴舉辦的三十八場次專門法會實錄的作品，以及圓仁《入唐巡禮行記》中的見聞，毫無疑問，便可作為當日社會的真實寫照和見證。<sup>46</sup> 尤其從六朝以迄唐末五代，這些法會的舉辦促使信眾對寺廟建築、塑像到彩繪香火等物質的捐獻，或者對僧尼個人齋襯的助益及宗教界的公共集資和社會經濟的影響，不言而喻，也形塑了東亞佛教發展的共同特色。

也因如此，既然有如此頻繁的法會，又有殊大的供養功德，在兩相幫襯下，為了解決大家迫切的需要，不得不想方設法，發展出上述擺置在萬能工具箱中備好的一套程式化文範，用以快速解決供需上的問題，乃是必經的發展途徑。由於儀式的舉行原本就有它的經常運行步驟和意義，可是落實到口誦的宣讀語言或文字紀錄，並非人人可以即時的順口成章，頃刻而成。所以諸如國家禮典中有關祭祀天地四海五嶽或封禪的文字，以及類書的編輯方法，無疑都給法會中齋願文本很好的啟示：此乃《齋琬文·序》中所說，先有遠代高僧大德刊制的齊儀，縱然鋪陳了獎勵道之規，奠啟津梁之軌，詞驚擲地，辯架譚天，可是載世事未周，語俗緣尚缺，童蒙學者不知繩准規矩，又缺乏機巧。以至於一旦臨場喝道，多卷舌而難以開口，致招譏謗，不免使聖跡的威光消沉，而無法滿足生靈的企盼，於是不得不有大批因應人地時事物的萬能工具箱被編造，也成為寺院僧尼必需學習與熟練的功課，這對中國的寺院學習和民間教育的發展，影響十分巨大。

## （二）僧尼的啟蒙與職前教育

宗教上的禮儀制度與需要宣讀的禱告文字，固然萬能工具箱中有其程式化的規格及範本可以套用，然而最重要的部分還是在於執行僧道個人的素質層次的提高，尤其面對千僧法會或萬人齋壇盛大的團體活動，或者小至於僅是個人的法壇，主持者

<sup>45</sup> 拙著，《敦煌佛教齋願文本研究》（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9年02月初版），第71～73頁。

<sup>46</sup> 參見拙著，《敦煌佛教齋願文本研究》第六章，第291～328頁；《從敦煌齋願文獻看佛教與中國民俗的融合》，（2009年08月，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第23～27頁。

還是參與者平常都需要給予適當的教育與演練，使他們能夠具備一些基本素養和應有的團隊精神，並且適材適用，熟練整個儀式的流程，法會自然辦得井然有序，這是儒家儀禮光說不練，行之不遠的主要原因。也只有在莊嚴肅穆，香煙繚繞，音樂唱和，加上行雲流水式的手舞足蹈等儀式下，參與的庶民百姓才有神佛如實降臨其境的感受，心靈上也堪告託付，施主的捐捨奉獻也沒有虛擲白費，並增強他們對於宗教的堅實信仰。

因此，寺院也就設有從事僧尼教育的專門單位，尤其僧人準備踏出山門之前，或夏安居回到本山的時刻，都要修習這類的功課，解決世人的迫切需要或自己行道時遭逢的種種疑惑問題，希望藉著大家的討論，交換心得。從敦煌文獻中不少學郎或學僧持有的大量學習文書或童蒙讀物，即可作為明證。其實這也不只是中國西北一地的實情，更是全中國各地的縮影，故五代南唐·釋應之編輯的《五杉練若新學備要》一書，實為因應教育廬山東林寺的學僧子弟而作，亦有如此的說明：

予製述之意，但為門內諸子，今亦敘其大意。且檀越請福，各有願心；沙門應機，須合厥旨。如函有蓋，豈可參差？既規頂矩衣，必赴其命。古諸作者，製述尤多；抄寫歲深，或多脫略。又有言詞太古，意緒不同，今各列之，甚可備用。受五戒及放生，依生依古，製亦潤色之。十念四般、施亡人食、凶吉懸幡、挂脫僧衣、戴卸鉗子、考妣、夫妻、兄弟、男女、孩子、遠忌、平安、還願、開堂、懷妊、僧尼為本師及僧捨墮，并通用莊嚴，文疏俱備。此但規法諸子，勿流傳於博學君子，苟或一見，亦可資撫掌而已。<sup>47</sup>

可見應之設想當日時空狀態下，一般僧尼處在入世的人間佛教社會，需要從事那些職前教育，特地編輯了這些虛擬項目，用以教育啟蒙新入的學僧。只要根據上述的範文，套用現實的人、時、地、事、物即可成篇，進行儀式的運作，不必再費心思重新寫作，除非是一個極為特殊的儀式或事件才會敦請大作手寫作。

啟蒙教育的重點是以簡馭繁，盡量把各式各樣的法會儀式或文章加以歸納成幾個重點，只要學習者把握這些原則要點，自然一點就透，也就容易進入狀況，諸如 S.4177 及 P.3849 錄存了一道〈齋嘆文、食儀式〉：

夫為受齋，先啟告請諸佛了，便〔唱〕道一文，表嘆使（施）主了，便說諸戒廿

<sup>47</sup> 參見拙著，《中國佛教古佚書《五杉練若新學備要》研究》（2018年10月初版），第623頁。

七行事科了，便說八戒了，便發願施主了，便結緣念佛了。回向發願，取散。<sup>48</sup>

這裡把齋嘆文的幾個食儀式的步驟簡化，學習者謹記在心，便能掌握整體法會的流程。又如 S.02832 也有一篇範文，即在四處分別註明嘆德、齋意、道場、莊嚴，用來說明這篇法會齋文的結構段落，宋家鈺則據作齋文的分段；郝春文又在前後加裝了「號頭」、「號尾」；太史文（Stephen F. Teiser）分析得更為精細，多出「齋意」及「患者」、「願文」等部分，唯筆者參照日本平安朝序體願文的十番目次，認為這類工具箱中的程式化文體結構，每隨著人地時事物的條件而定，未必人人盡同。蓋其原十番之後曾經如此的說明：

已上十番目錄事蓋如此，雖然，專守此體即詞无味，古人製作願文，長短不同，隨時依事艷詞等，或加之，或不加之，每番便宜詞并傍字可案之，詞不離上，理又可續下句也。段段句并便宜詞、傍字等可見或鈔，件鈔可尋之。<sup>49</sup>

以上諸家分析法會儀式或繁或簡，雖無一致的標準，但是學習者能夠就此掌握幾點原則與先後步驟，考慮當日時空狀態下，施主所處的地點，所為何事，臨場作文，便可解決當前遇到的問題，而未必需要樣樣俱到。尤其其中更涉及施主的地位身分或齋襯的多寡問題。所以上述對臺 134A 的分析，在甲系的兩個小系統中，結壇法會的△甲是敦煌人，因此奉請的佛菩薩諸眾神外，連郭岡三危在地的山神信仰也都入列，時間由預擬的三日三夜，一變為五日五夜或七日七夜。如《啟請文一本》除了誦咒轉經的捨財散食外，整個儀式有如金剛結壇，並且也由虛擬的格式進入敦煌歸義軍尚書或僕射的身分，舉行時地則是明確在今月十九日東南角落結壇，同時也為天公主、夫人、郎君等一併祈願，並有第二盤食。至於乙系雖然與甲系啟請的神靈並非全然不同，有些部分與甲系相呼應。

〈結壇散食迴向發願文〉或〈啟請文〉這類的文體非僅見於佛教，道教也有收錄，如出於南北朝或隋唐時代，撰人不詳的《正一醮宅儀》一卷《正統道藏·洞神部威儀類》，規定舉行醮意，壇席擺置物件等，儀式次序、法師祝語，奉請四方神等，齋醮祈願，次上香、茶、酒，三獻拜啟後，散食於壇外四方，行事畢收五方飲食埋

<sup>48</sup> 參見拙著，《從敦煌齋願文獻看佛教與中國民俗的融合》，（2009年08月，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第22頁。

<sup>49</sup> 參見拙著，《中國佛教古佚書《五杉練若新學備要》研究》第五章第三節462～496頁。

宅五方，門位飯食埋大門樞側，餘盤迴以散食，即以青詞結束。因此整體儀式近於傳統法會。至於約出於宋元，撰人不詳的《靈寶施食法》一卷（《續道藏》）則多咒儀，也談到施食亡魂儀法。其法最好長齋，或不食五辛及厭物醉酒，或齋日行之皆可。在早飯之時，先存淨飯於小盒盛貯，至夜靜望空，默念淨三業咒。有功之日，名書上清。次念《救苦經》一、次念〈普照鬼神咒〉、有神將部領次祝、次念〈甘露開咽喉咒〉、〈次念化食咒〉、〈次散食咒〉、次稽首瞻送及迴向。<sup>50</sup> 整個流程與密教經典的乙系十分接近，足見佛道間互相模仿學習的交涉現象。畢竟這些法會及齋禱對於推廣宗教信仰，以及寺廟和僧尼等經濟影響，非常巨大，直到今天東亞的宗教社會仍然可見。

## 六、結論

本篇藉著國家圖書館編號敦煌卷子第 08953 號（新編臺 134 號 A）〈結壇散食迴向發願文〉的討論，談到館內典藏敦煌卷子的經過及整理過程，可以看出隨著書目的著錄和文獻的公布後，對於學界研究上的貢獻。再者，因為藏卷的修復，更延伸了學者的研究觸角。然後再從〈結壇散食迴向發願文〉探討其儀式意義及敦煌出土的法會相關的文獻及性質。當然，更可以看到這類文獻的編纂、學習到實作，由虛擬文書經過人地時事物等程式的套用，以及在法會齋壇上的實際運作和不同宗教間相互模仿競爭的過程。這等影響對於中國寺學與民間教育、民俗的發展，無庸置疑。尤其對於寺廟經濟和社會的影響更是十分重大，以至於今日，在東亞各國和臺灣傳統的社會角落中，仍然可以見到其留下的一些蹤跡。

參考書目：

### 一、專書

土肥義和，《八世紀末期～十一世紀初期燉煌氏族人名集成》（汲古書院，2015 年 2 月）。

王三慶，《敦煌佛教齋願文本研究》，臺北市：新文豐出版公司，2009 年 2 月。

王三慶，《從敦煌齋願文獻看佛教與中國民俗的融合》，臺北市：新文豐出版公司，2009 年 8 月。

<sup>50</sup>《正一醮宅儀》一卷，似出南北朝或隋唐之際，參見《正統道藏·洞神部威儀類》。《靈寶施法》一卷，參見《續道藏》，或出宋元。以上二書皆不詳撰者。

- 王三慶，《敦煌吐魯番文獻與日本典藏》，臺北市：新文豐出版公司 2014 年 9 月。
- 王三慶，《中國佛教古佚書：《五杉練若新學備用》研究》，臺北市：新文豐出版公司，2018 年 10 月。
- 王重民編，《敦煌遺書總目索引》（臺北市：源流印刷事業有限公司，1982 年影本）
- 中央圖書館特藏組編，《國家圖書館善本書目·甲編》（臺北市：中央圖書館，1956 年）。
- 中央圖書館特藏組編，《國家圖書館善本書目》（臺北市：中央圖書館，1967 年出版，1986 增訂二版）
- 國家圖書館編，《敦煌卷子》（臺北市：聯經，2021 年 12 月）
- 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編，《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臺北市：國家圖書館，1998 年）。
- 《敦煌卷子》，石門圖書公司影印初版，共六冊，1976 年 11 月。
- 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原由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於 1983 年 7 月印行上冊，1984 年 1 月印行下冊；後由文津出版社影印彙集成一冊再版）。

## 二、期刊論文

-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臺北市：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hines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ssociation）2016 年
- Mair, Victor H.，ORAL AND WRITTEN ASPECTS OF CHINESE SUTRA LECTURES（CHING-CHING-WEN），《漢學研究》第四卷第二期（總號第 8 號《敦煌學國際研討會論文專號》），（漢學研究資料及服務中心，1986 年 12 月）。
- 石田幹之助撰，〈臺北圖書館所藏敦煌古鈔目錄〉，原刊於《東方學》第 41；邱榮錫譯，文刊行於《敦煌學》第二輯。
- 《正統道藏》，臺北市：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 年
- 冉雲華，〈惠超「往五天竺國傳」中天竺國新箋考〉，《敦煌學》第二輯。
- 吳其昱著，〈臺北中央圖書館藏敦煌蕃文寫本佛經四卷考〉，《敦煌學》第二輯。
- 牧田諦亮著，〈臺北中央圖書館之敦煌經〉，原刊於《印度學佛教學研究》卷 18 第二號（1970 年 03 月）；楊鍾基譯，《敦煌學》第二輯，第 74～79 頁。
- 潘重規，〈國立中央圖書館所藏敦煌卷子題記〉，《新亞學術年刊》第八卷第二期（1968 年 9 月），改寫後，轉載於《敦煌學》（1975 年 12 月）第二輯。
- 《藏外佛教》第十一輯（CBETA 2022.Q1, ZW11, no. 91, p. 19a1-10）
- 蘇海涵輯編，《莊林續道藏》臺北市：成文，1975 年
- 龔鵬程，陳廖安主編，《中華續道藏初輯》臺北市：新文豐，1999 年

